

我的驚奇之旅

地府驚魂理天遊

◎曾真

後學於二〇一七年二月底求道，四月八日開法會，不休息菩薩親自點化，並囑咐於率性進修班後，速進班研究，今年第四年，已讀至崇德班，感謝道場栽培！這段驚奇之旅已經是三年以前發生的事了，雖向前賢訴說多時，但這中間老師多次轉達，須將這段經歷公諸於世，後學一方面誠惶誠恐，擔心顯化事出個人，該如何表述；一方面又工作過於忙碌，無法完成。在點傳師及前賢催促下，終於完成了這段驚奇之旅的文字紀錄，非常感恩，感謝天恩師德。

那是法會結束後的三個多月，七月二十三日，因為工作的關係到嘉義參加研習會，這天傍晚，研習會結束，回到借住的謝姐住處，這裡是她工作租屋的地方。跟謝姐

聊天聊到一半，突然身體極為不舒服，整個人就像是直接要暈了過去一樣，後學想說不行了，就跟謝姐說：「我極不舒服，我躺一會兒。」講完之後，後學先吞了一顆感冒藥，因為之前只要有這樣子的症狀，就會吞一顆感冒藥，讓自己可以很快入眠，就能快速睡著好好休息。

就在頭暈、頭痛、全身發燙且無意識狀態的半夢半醒下，夢見我駕駛著一台轎車，似乎被什麼追趕著，我很努力開車，但是車子的方向盤，卻像是有自己的意識一樣，讓後學無法控制地向左邊的地下道駛去，後學開始慌張的在心裡發問：「天啊！這是要去哪啊？」這時候一個沒聽過的聲音說：「要帶你去下面！」聽到當下，後學雞皮疙瘩排排站，心想「我沒有載人啊？」後學知道自己是在作夢，要自己快點醒來，離開這個夢境。就硬要自己快點醒來，醒來後發現真的是在作夢，之後沒多久又無意識的昏睡過去了。

這次我還是駕著車，我是往左邊走，結果還是被帶往左下方行駛中，我又問了一次：「這又是要去哪？」那個聲音又說：「就跟你說要帶你去下面！」又再次從夢中醒來。當時，後學暫住在謝姐外面租屋處幾天，因此一醒來，就有點惶恐的跟謝姐說：「我可能真的要下去地府一趟，請你先不要靠近我，或是觸碰到我，還有聲音要小聲點！」因為後學曾經去過一趟地府，當中一個判刑後處罰的現場，聽到過那淒厲的哭叫聲，慘叫聲迴盪在整個空間和後學的耳中，後學那時候年紀還非常小，什麼都不知道，只知道非常非常的害怕，而那一次的經驗，直到現在長大了，也隔了那麼久的時間，那個夢要忘也忘不了；而現在連續兩個夢，我想，要躲應該是躲不掉的了，於是後學只好先把恐懼收起來，任其發展了！

就在後學跟謝姐交代完之後，閉上眼睛，下一個畫面就到一個廟宇，後學直覺這間廟宇應該就是城隍廟，因為謝姐來接我

回到租屋處的時候，我們有經過城隍廟，那夢中建築物的樣式跟嘉義城隍廟長得一模一樣！於是後學走進廟宇後，眼前出現的是一整排的列隊，那個排列的隊伍，大約是二至三人為一個小隊，後學會這樣感覺，是因為他們所穿著的衣服像是古裝劇表演的服裝，有「人」的模樣穿著官差服的、有「動物」樣貌穿著官差服的、還有的穿著的不是官差服，全部的「人」站在兩邊，排得整齊整齊，感覺就像是一組一對。看到的整個畫面大約是十組人馬的樣子，但後學只是很好奇的看一下，並未全部記得長相，再加上那個廟宇是比較昏暗的燈光，也看得比較吃力一點。

正當後學還在看這是哪裡的時候，看見在案堂上（很像電影裡，古時候縣令的審判桌）有一位穿著古裝、相貌莊嚴又很有威儀的先生，正當後學心裡這麼猜想時，我的眼神跟他對上了，後學心想，到人家的廟宇理應先向主人行禮，於是後學就馬上手抱合

同，準備要做出作揖的動作時，他卻連忙的起身就說：「無須多禮，小的承擔不起。」後學當下實在也不知道該怎麼辦，只好把作揖作到一半的動作立馬收回來，然後改以雙手合十向他頂禮。這時城隍爺問我：「汝所為何事而來？」後學一臉狐疑地說：「哦！我也不知道怎麼會到這？只知道身體不舒服一躺下，就夢到有人告訴我，要帶我下來，然後我就下來了。」城隍爺他看看後學後面，似乎懂了，便說：「好的，我派兩位官差帶你下去。」城隍爺差來兩位官差，他們就站在後學兩旁，兩位官差跟後學說：「站穩囉！」突然一眨眼，下個畫面就到這邊的更下一層。

後學以為會直接進入地府判刑處罰的地方，但後學到了那邊，四處張望，當時判官和幾個同僚正在討論判刑。那邊並不明亮，就像是很古早時期家庭佛桌上只開那種紅色蠟燭燈光的亮度。這次後學也想要跟判官作揖的動作，判官也是連忙跟後

學說：「無須多禮。」又說：「你不要擔心害怕，有仙佛陪你一起，無須害怕擔心。」後學左右轉頭尋找時，還回答說：「有嗎？我都沒有看到啊！」就在轉頭回來面向判官時，眼角看到了濟公老師拿扇子在跟我揮手，但後來好像又不見了。後學就先轉頭回來，看一下審判的地方，有位正氣凜然，長著鬍子的判官，坐在桌子後面正中間，兩邊是右邊拿著令牌（以前古裝劇小縣令的判罪的小木牌，但是這邊的令牌很大一個）；左邊的拿一支大筆，旁邊有一本大約如同現在筆電大小的一本書。後學就稍微走靠近看一下這本大書，發現上面甚麼字都沒有，就問旁邊執筆的官：「請問這是生死簿嗎？」他回答後學說：「是啊！」這時後學靈機一動，就想到之前謝姐帶後學去求道的時候，一直都聽大家強調，說求了道就可以地府抽了，天榜掛號，剛好這個時機非常好，那就讓後學來測試一下。但是後學一直看那本生死簿，卻一直都沒有出現名字或是其他資

料，後學覺得很奇怪就問：「這生死簿是不是壞掉了？都沒有資料啊！」管理生死簿的官就說：「你要對著簿子想你知道的人的名字，它才會出現。」後來後學想到自己的名字，沒出現；於是我又想了謝姐一家人的名字（因為他們是我的引師和保師），並認真看了一下，結果簿子上也是什麼都沒出現，而是一片空白。後學立即就想到自己的父母，簿子上就慢慢浮現出我父母的姓名，後學看到只有出現名字，卻沒有其他資料，就問：「為何只有出現名字沒有生辰？」管理生死簿的官說：「生死簿是可以知道每個人在世間的陽壽的，你要想著這個人的名字和他的陽壽，就會一起出現」。後學就立即跟著做，試了後學的爸媽名字和陽壽，果真就先浮出後學爸媽的名字，之後就慢慢浮出他們的陽壽歲數，正當陽壽歲數要浮出時，官差似乎發現不該讓後學知道，立即把後學拉開說：「這你不該知道，這是天機。」

然而，在後學被帶開時，眼角看到了後學爸爸的陽壽，當下，後學愣住了，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疑惑，當時只是把這疑惑先放在心裡。後學很不解也很難過，不知道該怎麼辦？就在此時，後學已與一位官差走出審判的地方，往判刑後的受刑處走，官差邊走邊解釋時，突然聽到像是用廣播器放出很大聲的聲音，上面發出坤道的聲音唸著：「：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？：」（由很小聲到越來越大聲）後學心想，這不是《金剛經》嗎？再聽這坤道的聲音就是謝姐的聲音（心裡想說這也太大聲了吧！我記得我有跟她說不要發出聲響的啊？）。這時官差就跟後學說：「有人擔心你，希望你快點回去。今天就先到這邊，下次你會再來一次，會比較仔細的瞭解的！」後學就問：「我想要問幾個問題，想請官差可不可以為我解答？」官差點頭示意我可以問。後學接續著問：「為何要讓後學下來地府這一趟？之前不是已有數位前賢有跟隨老師

下來嗎？（看到道場有遊天堂地府的書）另外，就是求道後真的就可以地府除名嗎？那地獄不都沒有人了？」官差回答我：「為何要讓你下來這一趟，小的不知道，應該是希望你傳達所看到之事給世間的大眾吧！這你在下一次來時，應該就可以獲得解答了。你說求道後是否真的可以地府除名，你剛剛不是有在生死簿那驗證過了嗎！還有，不是求了道就不會下來，求道只是幫你打開那扇修辦的大門，如果你只是覺得求了道就不需要好好學習、好好修、好好辦、去做利益眾生之事，又毀道謗德，那你一樣會在這邊遇到我。所以你要跟世間的大眾說，不要只是求道後，就荒廢了，以為可以不用努力，你們還是得繼續加緊修辦，自己努力。好了，快回去，不然這聲音會越來越大聲。」後學向官差點了頭，就回到上一層（剛進去時的地面上的廟宇），後學也跟主人點了個頭就離開。

下一秒鐘，後學就醒來了，後學一醒來就直接很生氣地對謝姐說：「你剛剛怎麼在唸《金剛經》？而且唸超大聲，我不是告訴你不可

要發出任何一點聲音嗎？」謝姐回答後學說：「我們聊天聊到一半，你突然不舒服倒下去昏睡、全身發燙，我就想說剛好崇德學院在上《金剛經》，既然你有交代我不能出聲，我就想，那我在心裡默唸好了；至少你平安吧！因為我記得之前聽你說過，你很小很小的時候，去過一次地府，很恐怖，我想說唸個《金剛經》，比較有正氣咩！看能不能讓你金剛護體啊！不然你突然死翹翹在這邊怎麼辦？這邊也是租的房子耶！」謝姐剛講完又問我說：「噢！你怎麼會知道我在唸《金剛經》？你都昏睡過去了，而且我是唸在心裡面耶？我可是點聲音都不敢出，為什麼你會知道我在誦經？還知道我誦什麼經？」

後學才把剛剛的狀況跟謝姐再敘述一次，謝姐都驚訝連連；兩個人很疑惑的討論著，最後還是決定找比較資深的前賢來協助解答這些疑惑。沒想到兩個星期之後，得到老師的答覆是，「手抱合同，作揖、跪」的叩拜禮節，是在先天佛堂及回天面 中時的叩首大禮。另外，印證一件事，謝姐家人和後學本人已求

道，得了明師一指點，姓名已不在生死簿上，故看不到名字。

在大約半個月後，八月初又到南部出差，借住謝姐租屋的房間。這天剛好開完會，忙完非常的疲累想休息，又因為忙研討會，這一陣子都沒有好好休息，疲累到感覺快感冒似的，頭暈目眩，後學吞了顆感冒藥，眼睛一閉上，就感覺窗外有人，後學就往外看出去，看到濟公老師在外面跟我揮手說：「為師來找你出去囉！」後學疑惑地說：「你是老師？還是我的假象？」濟公老師說：「你之前去地府不是會害怕，這次為師就陪你一起去，順便解答你的疑惑。」後學半信半疑地說：「請老師等我一下，我跟謝姐說一聲，不然我怕她又擔心我。」後學一說完就醒來，跟謝姐說：「我等會先在有鋪著巧拼的地方躺著睡，你不用擔心我，不用唸經，也不要觸碰到我，或是叫我起來，並請你盡量放低音量，因為我會聽很清楚的。」交代完後，後學就躺下去，直接就靈性出竅到陽台那找老師，只看到老師在跟租屋處後面鄰居的大黑狗玩耍（平常這隻大黑狗只

要看到鄰近的陽台有開燈，或是一點動靜，就歇斯底里的狂吠，只有這個晚上，這隻狗出奇地安靜和乖巧），老師一看到我，就上來帶我過去了。

下個畫面就直接到了先前後學到的那個城隍廟，城隍爺看到老師，連忙跟老師行禮和問候，這時我就問老師說：「上次我來的時候，覺得到人家的家裡應該要跟人家行禮，所以我就抱合同作揖，可是他跟我說他承受不起，是什麼意思？是老師您那個時候在後面嗎？」老師回答：「不是啊！等一下我帶你去一些事情你就會知道了。」然後我又問老師：「所以抱合同作揖是一個很大的禮嗎？」老師說：「是啊！一般是在理天才會有的禮，是對老中的大禮，所以這樣的大禮對他們來講他們是承受不起的。」後學這才知道，原來在道場的抱合同作揖和叩拜，真的是大禮數。之後老師就跟官差說要先帶我下去，我們就下到下面去了。看了好幾個畫面之後，後學看到某一個畫面就問老師說：「老師，那個是孟婆湯嗎？」老師說：「是啊！其實還有滿多

要投胎當人的，但是這個部分，等一下看到後面，我再跟你說」。之後下一個畫面就是，之前後學來到的地方，我跟老師說：「老師，我不能再去看看那本生死簿，上次來的時候，我在上面看到我父親的陽壽，要怎麼辦？我很擔心家父的狀況，我之前回世間後，一直在想家父到底身體是哪出問題了？難道是會出意外嗎？還是什麼？」

老師看我很急，便用扇子拍拍我的頭說：「徒兒啊！為師知道你的擔憂，為師知道你看到父親的陽壽，但是在這幾年之間，你在修行上，或在其他方面有一些不同的變化，這些事都會改變的，所以是有解的。那要怎麼解？就看你如何去做！」我聽完後問老師：「那要怎麼解？」老師說：「你爸爸在某某宗教做事情，他非常的認真踏實，這些上天都知道，但是有時候遇到某些比較大的事情，是他沒有辦法去扭轉改變的，這時候你就要去要幫他。陽壽的部分，是都會有解的，等時間快到的時候，你就知道，為師會再告訴你該怎麼做的，你先別擔心。」後

學一聽老師這樣說，的確是有比較釋懷，但卻也不知道老師之後要怎麼提醒後學。

說完，後學跟著老師走出審判的地方，我們就前往十八層地獄；那十八層地獄，死相都非常的難看，後學很緊張的問老師說：「老師，這邊每一層，是每天都要輪流幾次去受苦嗎？」老師說：「不是，地獄的每一層是以『年』來做計算，如果以人世間的時間來計算的話，比如說你被打入第四層地獄，那你就從第一層開始，以『年』來受懲罰，第一層要經過幾年之後、第二層經過幾年之後，一直到第四層；每一層所受懲罰的時間都不一樣，但是越往下層，所受的懲罰時間就會拉得越長。」我又問老師：「那如果真的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的話，那要在裡面受苦多久啊？」老師說：「以人間的時間來算，大約需要幾億年的時間。」我說：「幾億年：幾億年的話，都可以造一個地球了。」老師說：「嗯，是啊！所以陽間才會說，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超生，就是這個意思啊！」

之後，我們就一層一層的去，有看到拔舌地獄，有像劍山都是刺的地方，刺得到處都是血，而且還不是說你上去，就把你一下子刺死，而是你到那邊，會把你慢慢地刺，很慢：很慢：地刺穿，刺穿的時間又很久，把你受痛苦的時間，拉得很長很長，不是一下子就讓你死掉；拔舌地獄也是一樣，我以為是把舌頭拉出來，一下子就割掉了，結果，讓我感到恐怖的是，舌頭被拉出來之後，是很緩慢、很緩慢地割，每割一刀，那個動作和時間像是靜止了一樣，像在看慢動作一樣，那種淒厲的慘叫聲，那種痛苦，看得我心驚膽顫！我問老師說：「老師，十八層地獄是真實存在的嗎？」老師說：「不然你看到的是什麼？」我說：「可是沒有人願意去相信這個事情啊！大家都會覺得是編出來的故事，來『恐嚇』大家不要做壞事。」老師說：「對啊！就是因為這樣，所以才讓你來看，讓你知道**真的**有**十八層地獄**，讓你去轉達。」

我又問老師：「那要怎麼樣才可以讓自己不要下去十八層地獄？」老師說：「人跟佛最大的差異在哪裡？」我說：「差別在於心吧？」老師說：「對，人常常因為被太多的紅塵俗世的事情綁住，貪、嗔、癡、慾望來的時候，都在看你的心有沒有修好？你的口有沒有修好？你的行為有沒有修好？你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每一個心念，都看在我們所有仙佛的眼裡；而且最重要的是心，心沒有好好的修？」我又問老師：「老師，曾經有人說我的殺業很重耶！」老師說：「你是殺業很重沒錯，如果你這一世沒有好好修，你要回理天，是有點距離的。你的心要好好修，我們講心要修，是指要修心念。我們每一次遇到事情，在做決定的時候，一定會有好的方向和不好的方向，好的念頭和不好的念頭，如果你的心念浮出來都是好的想法，想去做圓滿的完結，去圓滿每一件事，那就會是一個好的心念。這樣懂嗎？還有口要修，就像上一次你下來地府的時候，你的引師不是很擔心你的身體，然後在旁邊誦《金

《剛經》嗎？她只是在心中持誦，但是我們在下面聽到的聲音，卻像是用廣播器那樣宏亮又大聲，為什麼你會聽到？這就是心念，人的心念很重要。所以我們要修，就是要修心。一開始的話，會先修口，再來修行為，心才有辦法修好。心念，對一個修行者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，所有的古聖先賢，修的都是心念。你說很多古聖先賢，真的有做了很多豐功偉業的事情嗎？似乎看起來也還好，所以真正修得好的，是內在修很好的人，這樣理解了嗎？還有，有十八層地獄，是要讓你們知道，你做壞事，你的心念不正，沒有做自己應該要做事情，你下來當凡人，是要來修行的，而不是下來一直玩樂、造罪、造業的，到人間是下來修行、報恩、回報的，你們每一個下來都賦予了很多的使命，所以，仙佛才會在很多地方，一直在提醒大家，勸人向善、多做好事，還有存有好的心念，那才有辦法遠離十八層地獄。」我說：「可是這很難耶！老師！」老師說：「對呀！因為你是人，人就很容易被考，被

考的東西很多啊！要考的也很多呀！你到底決定是這樣做好呢？還是決定那樣做？因為這樣做可以賺很多錢、名聲也會好聽，重點又能讓人欽佩羨慕，獲得很多利益，如果是你，你會怎麼做選擇？這是什麼？這就是魔考啊！這就是在考你啊！有機會投胎為人，就要好好在人世間做該做的事情、完成該完成的事，然後心念要好，多做一點好事；多做好事，叫做你本應該要做，而不是你為了積陰德，累積福報，才去做好事。你之前不是有讀過《三世因果經》嗎？就是如此！」我說：「喔！好。」老師說完這些話之後，接著說：「好！今天先這樣子，為師現在帶你回理天。」

老師帶我下去地府的時候，是穿袈裟，戴帽子和扇子的，但是要回理天的時候，老師就換裝了，服裝就變了（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變的，只是一眨眼就不一樣了）；服裝很正式，然後有個頭飾，不像我們常看到的那樣破破爛爛，衣服袈裟上面補了許多，還有鬍渣；這時候看起來會覺得老師祂比較像是

尊者，而服裝像古裝劇裡絲綢質感的衣服，而且是咖啡色的，頭上戴的很像士大夫戴的那種高高的帽子，然後我看到老師，心裡想說「咦？老師怎麼變了？」，老師就說：「因為我們現在要回理天 老中身邊，我們必須要有端莊的服裝。」；然後老師接著說：「理天有分好幾個門，那現在是白陽期，所以我們現在要回去理天，是從南天門回去。」

老師講完之後，一眨眼，我們就來到了南天門前，放眼看過去，四周都是白的，有種霧氣繚繞的感覺，像是我們到高山上有很多山嵐那種，很舒服、很涼爽；眼前的南天門很高聳，就像古裝劇看到要進去一個縣城之前，會有一個大大的像牌樓的那種樣子，然後上面大大寫著『南天門』三個字。到南天門的時候，我看到好多人在排隊，鎮守南天門的天兵天將，就先跟老師頂禮，老師打招呼後，跟天兵天將交代完，老師轉過來問我說：「你還記得吧？」我說：「記得，上次有複習到。」老師就說：「那為師先到裡

面等你。」然後，老師就咻ㄟ的，就在南天門裡面了。

長長的隊伍，大家看起來都很歡喜，他們穿的衣服都是白色的，很快就要輪到我要通過南天門，這時候我覺得很奇妙，要通過南天門的人，都會跟天兵天將講話，但我都聽不到，只看到前面的人，嘴巴動來動去，完全聽不到聲音，心中很是詫異，耳朵和嘴巴在要通過南天門時，好像功能都失效了，超級神奇的！終於輪到我了，在跟天兵天將說完通關密語之後，我就進入南天門，老師在那邊等我，進到裡面之後，老師就帶我先去拜見 老中。

拜見 老中當下，我看到的是一個女相，然後很和藹可親，但是又看得不是那麼清楚，就是金黃色的光，很亮很亮，亮到根本看不清楚到底 老中是長什麼樣子，我只是覺得這個光好亮好亮，好像是一個女相，但又不是很確定，然後看到老師也跟 老中頂禮，我就問老師說：「老師，我們說的老中是女相嗎？」老師說：「不是，今天的

意象，是由人去決定。老中到底是男相還是女相！那我們會講。老中，是因為。老中就像是孕育天地萬物一切的母親，所以我們才會尊稱。老中。」我說：「喔！那我們知道的那麼多宗教……。」老師說：「對，為師正要跟你說這個，我們知道的耶穌、阿拉：好幾個大宗教，五個大宗教，其實最上面都是同樣一個主宰，只是分配下來的是不一樣的人，然後去渡化更多的人。」因為我實在很想看清楚。老中，可是那個光很亮，又離得很遠，根本看不清是什麼樣子？就算眯起眼睛努力要看，還是看不清楚，直到離開時，我只記得。老中很亮、很溫暖這樣。

拜見完。老中後，我們就先離開。老中那邊，因為第一次來理天，所以我很好奇，就四處張望，我看到空間有分好幾層，老師這時候說：「其實理天跟人間很多東西是很像的，只是理天有分好幾千層，很多的經書裡面，不是有說三千大千世界嗎？所以理天是有三千多層，但是每個人會在自己應該待的那個位置裡面，去做自己要做的事，然後

會有不同的職位。」，老師就帶我去看，真的就像老師說的，理天有好幾千層，不同的區域，不同的職位，然後也都有不同的服飾，衣服和頭髻……等等。心裡想，真的跟人間的公司行號、職業領域什麼的很像，都有明顯的區分，而且都在忙不同的事情。四處看了一圈之後，老師說：「你之前還沒求道，在宮廟的時候，不是有人跟你說，你跟文殊師利菩薩很有緣，我幫你看看祂在不在？」我說：「老師！不用啦！」老師說：「嗯，也是啦！在理天大家都很忙，為師先帶你去蓮花池看看。」咻一下，畫面就來到一個很大的蓮花池。

那個蓮花池真的很大很大，有好多蓮花在上面，有大的、有小的、有死掉的、也有看起來快死掉了，蓮花池上也像有雲霧繚繞，我覺得很神奇，老師像是知道我在想什麼，就對我說：「來，你來看你的。」老師的手揮一揮，就一朵蓮花飄過來，蓮花前面，還有一個小小的『告示牌』，我看我的那朵蓮花就小小的，花苞小小的，葉子小小

的，什麼都小小的，然後那個告示牌上面，寫著我的名字、求道日期、引保師是誰，老師看了一下我的蓮花，就說：「噢！呵呵，你在我生日的時候求道耶！」我說：「噢？好像是耶！」，然後老師又揮揮手，我就看到引師的爸爸、媽媽（保師）的蓮花，噢！花開得很漂亮、長得很好，顏色似乎不太一樣；然後看到引師的，引師的蓮花也是小小的，沒有開花，跟我的一樣，也是花苞，但比我的花苞還要飽滿，也比較大一點，葉子也比我多幾片，只是看起來垂頭喪氣，像是沒有喝水似的，然後告示牌上面，比我的告示牌多一行字，顯示寫著『清口』，我就問老師：「老師，為什麼她的蓮花會這樣？她不是比我早求道嗎？我記得她出生一個月就求道了，為什麼花看起來垂頭喪氣，像是快被曬乾，有氣無力的樣子？」，老師說：「噢！我知道你要問什麼，等一下我會告訴你幾個人的事情，你回去轉達，然後你的引師，你回去轉告她，過去她雖然在道場發心過、也有付出，但是今

天你能投胎做人，一定會有許多的考題來考驗你，不管是人事上的問題，親情的問題，身體健康上的問題，道場上的，還是生活上的，林林種種的問題，而她被人事考倒了，這一點她自己也很清楚，雖然這幾年，她很少出來參辦，雖然她說她的心沒有退，沒有毀道謗德，沒有另拜師門，一直堅信一條金線，但是，她的那個心結，執著太深沒有解開，她自己也沒有辦法踏出來了愿、了業；自古修行這條路，不進則退，不是說求了道，我就可以直回理天，不用修正自己，心性不用提升，不用渡己渡眾，上次在地府的時候，地府的辦事人員，不是也回答過你的問題了，這樣你明白嗎？」我說：「喔！謝謝老師！」

聽完老師的指導，我又看了看蓮花池，看到遠方有一朵非常大朵的蓮花（蓮臺比大王蓮花還要大那樣，花瓣又多又漂亮），而且整個蓮臺、蓮花都是金色的，然後我又看了看其他的蓮花，沒有一朵比那朵還大！其他有的蓮花雖然開得很大，但是枯萎了；有

的看起來快要開了，但是感覺又像是快要渴死了，更多都是長著花苞就枯萎的，也有的像是我的引師的蓮花那個樣子的；蓮花的顏色都不大一樣，有的深，有的淺，有的是淡粉紅色，有的是淡淡紫色的，老師像是知道我在想什麼，我還沒開口，老師就問我說：「你之前不是有看到，有些前賢寫的有關理天和地府的書，那你自己看了之後，跟自己親自來看，有沒有覺得哪裡是跟書上寫得不一樣的？」

我就把剛剛我心中所想的，跟老師回答，並問說：「老師，好像還是會有一些不一樣，尤其親眼看到的感覺，和看書的感覺是很不一樣的，不過基本上都一樣。對了，老師，遠方那一朵很大的蓮花，是誰的呢？還有為什麼每一朵蓮花看起來狀況都不一樣？」老師笑了笑說：「你猜猜看，那朵又大又亮的蓮花是誰的？」我說：「應該是老師的吧！老師的一定是又大又漂亮的，金光閃閃的啊！」老師還是笑笑地說：「再猜猜看？」我說：「南海古佛的嗎？我們一般人

怎麼可能有這麼漂亮的蓮花、蓮臺呢？」老師笑著說：「這朵呀！就是你們陳大姑『不休息菩薩』的蓮花蓮臺喔！」我說：「哇！這也太漂亮了吧！」不休息菩薩的蓮花座，真的又大又漂亮，金光閃閃，真的是發著金黃色的光耶！

我又問老師說：「老師，那那些有的開得很漂亮，但是又枯萎的，是怎麼一回事呀？而且超多還只是花苞就枯萎的，有的是已經要開了，卻看起來要死不活，快死掉了，還有各種不同的顏色的，這又是怎麼回事呢？」

老師說：「道場上課的時候，不是有跟你們說，求道之後，每一個人在理天都會有一朵蓮花，那朵蓮花開得茂盛或是枯萎，都跟你們在凡間是否精進？是否出來了愿付出和發心？是否在心性上做提升往內修？…等等這些都有很深的關係！是否有用功德水去灌溉？是不是有做到去三心掃四毒？是不是拿出直心，去人心、存天心在修辦？…等等，你們的蓮花，在理天都會顯現出來。徒

兒啊！你看到那些原本開得很大朵的，但是後來枯萎了，大部分都是各個不同的點傳師的蓮花，為什麼會枯萎？是因為他在修辦的過程中，發生了可能是理念不合，或是其他的考驗，比如說人事的考驗、名與利的考驗、男女不清的行為，或是心性上的考驗：等等，而被考倒了，不再出來修辦；有的甚至帶著道親離開道場，毀道謗德，言語行為攻擊道場、攻擊道親，甚至憤高我慢的去考驗道親，做出斷人慧命之事，所以他的蓮花自然而然的枯萎了。上次你到地府時，官差也告訴過你，不是求了道就一定保證回理天去，雖然求道回理天，這件事本來就是現在白陽期時，上天要廣渡善男信女的一個方法。簡單來說，求道就好比你拿了通知書，可以進到那間學校去，但是，進去學校之後，你有沒有認真上課？有沒有出來學、修、講、辦、行？有沒有出來付出？在入道方面，家庭、工作：有沒有好好的落實做好？你的心是不是重聖輕凡？這些都是考

驗！古時候的人，先修而後得，現在的人，先得而後修，在一切未蓋棺論定時，都只是走在修行的這條路上，這樣你明白嗎？」

我說：「喔！那老師，其他宗教也是這樣嗎？他們好好的修，也可以回去理天嗎？」老師說：「是的。雖然形式樣式會不同，差別在於回到哪裡去？」我說：「喔！好。老師那我有什麼要調整的嗎？」老師說：「每個人的因緣不同，你以前是在文殊師利菩薩那邊，所以，你現在就好好的上課，精進的把那些道書，好好的融會貫通，時間到的時候，就會跟你說。」我說：「好。」然後老師說：「這次上來比較久，時間也差不多了，為師先帶你回去。」

老師話講完，我們又像騰雲駕霧般，一眨眼就回到了房間，迷迷糊糊中，我清醒了過來，跟謝姐轉達了這次去地府和理天的旅程，以及老師要我轉達的事情，一切都好奇妙，好殊勝！（作者為臺大研究所畢業，服務於醫療機構）